

石上声

兴造的建筑和过往的生命形成历史性呼应。幽岩邃谷是一条通向心灵的道路，低回其间的游观者，感怀往世，体味着砖木里含着的情思，古诗中的影像自眼底浮升。

□ 马力 文/摄

天柱山的石头响着，响了千年。王安石长诵：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围。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”禅意悠远。

苏东坡高咏：“先生仙去几经年，流水青山不改迁。拂拭悬崖观古字，尘心病眼两醒然。”气调萧散。

黄庭坚朗吟：“司命无心播物，祖师有记传衣。白云横而不渡，高鸟倦而犹飞。”神思清畅。

他们按照时间的安排，先后在天柱山出场。留在石上的，尽是诗文。语词放着光芒，古典的光芒显示强大的抒情功能，后人的心被照亮。短了这些字，山里的石头就失去精神，失去文化上的荣耀。

峡中淌着水，水边从枝半掩的大石上，满布题刻，前面引的有些诗，在上面。

我见到了昔年摩崖，如读丛帖，似观碑林，也算翰墨有缘。濡染淋漓而波磔分明，结体取势，各有巧妙：清妍，古淡，劲媚，纵肆。每一笔、每一画，差不多都涂了颜料，红的、蓝的，极明艳，很老的字却像是才刻上去的。字和写字的人，跟今天贴得近。

冷冷山泉，卵石间流溅，为古调奏出清扬的伴奏。“山谷流泉”这个名字，不知道是谁起的，放在这里，情和景适配得很。意趣全在字面上带着，是诗！

尖峰入云，诗崖入心。此景虽处山脚，崛起的精神海拔不逊擎霄的天柱峰。

对天柱山，先贤的情这样深，此地人当然要做些什么，让远去的身影不离翠微。这也算作一种“归”：身归，心归，情归。

给王安石筑亭，舒公亭（依宋代爵制，他曾受封舒国公）。王安石在这里做过官：舒州通判。州府设在天柱山下的潜山县城。他对烟霞有情，甫临，秉炬入山，游深谷，听流泉，做六言诗：“水冷冷而北出，山靡靡而旁围。欲穷源而不得，竟怅望以空归。”这首《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》，镌于一块崖石上。二十多年后，王安石老了，受封荆国公，步前韵做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那四句，照旧

寄于一凿一鏊。我在亭子近处的石上，看到了。

一个“空归”，一个“忘归”，均以榜书形式安置在山崖上，旨趣倒是两样，心境更可见出异同：前者有探源未尽之憾，充盈青春意气；后者有优游闲适之乐，兴发迟暮感喟。正当盛年的他，到了后来从舒州任上辞官返乡途中游览褒禅山时，穷山水之秘的渴念仍未断灭：“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”一个思想家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胸襟与抱负，决不应少。晚年的王安石，心力渐朽，志气也不那么健旺了，很像一个以高栖林泉自乐的隐士。

给苏东坡造屋，东坡别业。纵观赵宋诗史，清旷疏放，风调豪恣，当属东坡。对于赐爵受封之事，他好似不大在意。“坡仙”的雅称，恰可见出几分逍遥神情。

东坡一生，亦有不如意。因对熙宁变法辩难驳诘，他以谤讪朝政获罪贬谪黄州，当了一个团练副使。此间曾到舒州访友，放歌山水自是不能少的。老迈之龄，从琼州北归，得舒州团练副使职衔，只是心境变了，意气不再盛。这时的他，受年纪所催，会收拢心情，寻思终老之计。“青山只在古城隅，万里归来卜筑居”，他请舒州医者李惟熙代购田产，做起残年的盘算。天柱山有他的根。

这个清雅院子，仿其意而为。门楼上“东坡别业”几个字，遮在花树影子里。塑了像：苏东坡坐在案前，执笔，像要朝铺开纸面落下。他头上的布冠很高，衬得脸更长。胡须抖着，满是冲冠的神色。他的目光好像朝着舒公亭。又要对王安石的革新发议论吗？忆及昔年，那些话一说出，宦海的浮沉也便跟来了，本就不平的心，愈添愤懑。在这幽僻的山谷，一个闲下来的老人，究竟散淡了，在当院儿摆好桌椅，邀约一场清阴下的雅集。

坡仙遗墨，存世的大概不多。启功先生这样看：“东坡书经元祐党籍之禁，毁灭者多矣。偶逃烟火者，亦多遭割截名款。然其书流传依然如故，世人见而识之，什袭宝之，并不在歆识之



苏东坡坐像

有无也。”上文引述苏东坡的七言四句，署款“东坡”，观者信而不疑。

给黄庭坚塑像。他从开封赴吉州太和之任，途中与舅父李公择相见，且在雨中访游山谷寺。山谷流泉的风味令他喜爱，自号“山谷道人”的根由，怕是跟这处景致分不开。几部诗文集的取名，亦不离“山谷”二字，根由不难推知。细观石像：黄庭坚骑青牛背上，意态自在。对面站着一个长衣方巾的人，拿着笔，理当是李公麟。李公麟为黄庭坚画过像，骑青牛像。用的应该是淡毫轻墨的白描技法。一个是“山谷道人”，一个是“龙眠居士”，口中无声，讲些什么，全凭驰想。身入林泉之境，互为赠咏说不定。这组刻像，以意为之，犹见当年景象。

“黄庭坚书，以大字为妙，其寸内之字，多未能尽酣畅之致。”仍是启功先生的见解。近旁崖石上，刻几行字，据称为黄庭坚真迹：“李参、李秉夷、秉文、吴梓宾、丘揖，观余书青牛篇。黄庭坚，庚申小寒。”够得上壁窠书吗？总之不小。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瞧，每个字都能带出一段来历。来历如史，极可珍。这里提到了《青牛篇》，怎么写的？我没有见到原诗。

这些亭子，这些屋舍，不见彩绘，也不见雕刻，看上去清素。敷饰的不是宋代惯用的灿烂的大红，却是很重

的赭色，秀气倒是显出来了。这是一种让人安静的颜色，跟林麓的光影交映，不另谐适。有它们在，留迹天柱山的宋代文墨之士，安歇得稳。

溪边一块石，不失平仄：“诗可弦兮甫，操可砺兮洛翁。已已一时陈迹，悠悠万古清风。”读字面可知，是写给王安石、黄庭坚的，大有风致。做出这四句的，是宋人赵希葵，舒州郡守。

兴造的建筑和过往的生命形成历史性呼应。幽岩邃谷是一条通向心灵的道路，低回其间的游观者，感怀往世，体味着砖木里含着的情思，古诗中的影像自眼底浮升。

北宋是一个风雅的朝代。士大夫倾心清词丽句，性情中的充盈诗意，彰显这个阶层的整体气质。山谷流泉崖刻，多为其时墨迹。严整的汉字把古人的精神和血肉交付山里的石头，石头将其留给漫长的年月。

拒绝漫漶的字迹，紧依石壁，此刻只剩了沉默，仿佛在感谢无数人送来的注视。我恍如听见了那声轻轻的言语，凝在硬石上的柔情，朝心里飞。

花木繁茂，谷中的风也是香的。合欢、木犀、芳樟、棕榈、白桑、红枫、水蜡、美人梅、龟甲冬青、无刺枸骨，枝叶的味道飘起来，一山清气，思绪那般悠远。

林野深处荡着回音，铿锵其鸣，天地间迸响。

为一个深度贫困县，将要退出贫困县之例。在脱贫攻坚的日子里，县委、县政府牢牢抓住“精准”这一“纲领”，举旗定向，它已成为静乐航船劈波斩浪前行的“压舱石”“定音锤”，成为静乐儿女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“助推器”“风向标”，牢牢把握产业、安居、保障、基础设施四大关键，把“有能力”的“扶起来”，实现家有致富产业；“扶不了”的“带起来”，实现个个有资产性收益；“带不了”的“保起来”，实现人人都有兜底保障；“住不了”的“建起来”，实现户户有安居住房；“建好了”的“靓起来”，实现村村面貌有提升。由无数党员干部的“辛勤指数”换来了群众的“幸福指数”。文化和旅游部24年“润物细无声”的“文化喜雨”，中国万名村农特产互助联盟的温暖春风，衡达涌金公司万亩良田的无尽秋潮，静乐裁缝“久冠”牌缝纫机的铿锵机声，舒适生态园“土豆宴”的乡土美味，庆鲁沟“两山理论”的精美华章，黄金山万亩生态经济林的亮丽诗篇，藜麦田野上的缕缕清香，百里汾河川岸雕花的惊艳画舫，贫困户新居里“像花儿一样幸福的”张张笑脸……静乐形成了山清水秀的“生态圈”，欣欣向荣的“生产圈”，怡然自得的“生活圈”，脱贫攻坚促就“和静民乐”的远景，已成了实打实的现实：“城在园中立，路在林中藏，家在景中安，人在画中游”的远景，也已成了实打实的现实。

静乐，实在是一片共营、共赢、共乐、共享的静地乐土啊！“夏天避暑，冬天避霾”，静乐不仅是诗和远方；“白天深呼吸，晚上数星星”，静乐更是美和健康。

古庙古朴，溪水叮咚，是静乐；菊芋香溢青瓦，摇橹荡揉汾河，亦是静乐；“我家在静乐”的歌声似珍珠落入玉盘，缭绕田间、地头、坡岭、沟坝、山川仍是静乐……

也许，只有这样画一般的图景，才能配得上这个唯美的名字——静乐！

寻找旅行指南上没有的景点

□ 陆小鹿

这些年，我的旅行方式略有变化。之前，我是“LP粉”，LP就是《Lonely Planet(孤独星球)》，一本被世界游客追捧为“圣经”的旅行指南。按照旅行指南出行的好处是，不会错失景点，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，就是少了惊喜。

人到中年，越来越迷恋惊喜，也许是因为岁月渐长，已知的部分已越来越多，未知的惊喜就变得越来越难得，越来越珍贵。这个时候，就想另辟蹊径，去寻找旅行指南上没有的景点，逛逛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风景。

比如，在机场里小逛。很多人喜欢流连在机场的免税店或特产店里，我喜欢在机场里寻找别样的风景。有一回在上海浦东机场，看到一个艺术馆的指示牌。机场里也有艺术馆？好奇心顿起，跟着指示牌一路走到艺术馆，那里正在展出一个油画展，画面中有遥远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峰，有江南小镇的古老民宅，有塔吉克女大学生……画家的名字我没记住，但他在展览前言里说的一句话我记住了，大意是他之所以选择在机场里展示这些画，是希望南来北往的人们在看这些作品的同时，能对自己的家乡及自己熟悉的场景引发发出亲切、或向往、或感伤的回忆，进而暂时忘却行旅的烦顿。

当时看到这个画展，就觉得在机场里设置艺术馆是个不错的想法。机场里候机的空闲时间通常比较多，接受些艺术熏陶是不是比单纯地逛店单纯地玩手机更有点意思？

同样，我也曾在北京首都机场，看到过当代壁画家张仃的巨幅壁画——《哪吒闹海》，画面中心是哪吒与四海龙王搏斗的场景。工笔重彩，技法纯熟，巨大的画面，浓厚的神话色彩，带来十足震撼的视觉效果，久久不忘。

除此之外，商场的橱窗也是不错的风景线。逛商场并非一定要花钱，

对我来说，商场橱窗就是免费的艺术画廊。这些年，我发现品牌越来越重视橱窗陈列，很多品牌的橱窗设计真的可以比拟艺术展……记得在某个奢华皮具品牌的橱窗里，我看到过一个名叫Moonjars月光坛的作品。一只白色瓷坛，陈列在水晶柱子上，背景是一面竖着的镜子，镜子顶部，一排水束自上而下，缓缓流淌。水光折射出银白的色彩，仿佛莹莹月光，笼罩着圣洁的坛子，渲染出美好的意境。没有花一分钱，却可以看到艺术作品，还能接受到最in的潮流讯息，所以，闲来无事为什么不去商场里逛逛呢？甚至你连钱包都不需要带。

又比如，坐在行驶的车里，我经常习惯性把头扭向车窗，看外面流动的风景。很多人一上车，就喜欢开启睡觉模式，尤其是长途车，殊不知，在你闭眼之时会错失掉多少风景。实际上，旅行在外，双足能触及的地方毕竟有限，而坐在车上，不但可以浏览到城市的概貌，运气好的话，还能捕捉到不少新奇的风景。

我第一次去哈尔滨时，正值隆冬。从机场去酒店，一路上，我都睁着好奇的眼睛，看到马路上第一件冰雕作品时，我很兴奋，孩子似的叫起来：“看，那里有冰雕。”过了几个转弯，又看到一件冰雕作品，又兴奋不已。还没开始玩转哈尔滨，已然对它亲近起来。

在北京时，有一回，坐在出租车上，我看到了一座天桥，上面挂着大大的、醒目的、由红色和黄色组成的数学公式，非常特别。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=MC²，另外一个可是f(h)-f(a)=f'(ξ)(h-a)，这是什么公式？回家百度才知道是拉格朗日中值定理，感慨旅行真是行走的课堂，随时可以学到新知识。更有趣的是，当我将数学天桥的图片发在朋友圈里，北京的朋友竟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天桥。瞬间，我觉得好有成就感。

一无所知的世界，只有怀揣好奇和激情，才会遇见惊喜呀。

谒霸王祠

□ 王唯唯

中国有句老话：“胜者为王败者寇。”千百年来，这句话已被大家认同为一个定理。但是，一刎刎千古的项羽打破了这个定理。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李清照的这首《夏日绝句》，让西楚霸王虽败犹荣，死得磊落豪壮，有声有色！使得历代史学家与普通百姓，都给予这位落败自刎的英雄前所未有的崇敬。

霸王祠位于安徽和县乌江镇境内。进入大门便是享殿，殿中央立着一座高达2.66米的仿青铜霸王像。霸王身体前倾，双眼圆睁，一手仗剑，一脚向前踏出，威风一如往昔。上方悬挂“叱咤风云”横匾。塑像两侧立柱上是赵朴初写的楹联“彼可取而代之，白眼视秦皇，一时气盖人世间；汉皆已得楚乎，乌骓嗟不逝，千古悲垓下歌”。目睹霸王像，马上就想到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这7个字为项羽所专享，天下公认这是对项羽最逼真、最精炼的概括。

殿后是项羽衣冠冢。中立“西楚霸王衣冠冢”碑石一方。冢成椭圆形，冢后红墙上有7个白粉衬底的黑墨大字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一字一壁，大于碾盘。冢背后是地下墓道，内有一个棺槨，里面虽然空无一物，但历经时间雕刻的棺槨，却是两千多年前金丝楠木的实物。墓道墙壁上刻着汉代风格的浮雕壁画，记录着楚霸王的平生大事。

出了墓道，祠的右侧有一座碑廊，里面竖立着历代文人名士为纪念霸王而写的手迹。碑廊南面树木掩映处，有条曲折的小径通向抛石、乌江亭、驻马河遗址、旗杆台、棖星门、偏殿、衣冠冢、墓道、墓室、石人石马、霸王鼎等多处景点。其中毛泽东书写的《题乌江亭》(杜牧诗)，刻嵌于右壁首席；“胜败兵家不可期，包羞忍辱是男儿；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这意思认可的是前代评论中的第二种观点。“包羞忍辱”仅是表象，毛泽东更深层的体认，则是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：鸿门忍手，鸿沟划界，提出匹马单枪与刘邦决一雌雄，不都是为了沽一个“仁者”之名吗？不懂政治，终究被对手捺进了泥坑。

祠外正西方向远远地建一钟亭，内悬巨型铜钟，名曰“三十一响钟”。钟上铸有“三十一响钟亭记”铭文：项

羽24岁起兵，31岁自刎，8年战争，成就了一代雄杰，此钟特意纪念他享年31载。人说雁过留声，项羽那驱动风云的叱咤声，仿佛是铸进了洪钟里……据记载：旧时乌江地方百姓，每逢农历三月初三日，穿着伪装道服，乔装打扮，抬霸王檀香雕像，列仪仗队，张灯结彩，前呼后拥，敲打锣鼓来到这里，敲响三十一声钟馨，让钟声震响大江两岸，以此来纪念这位英雄。

司马迁在《项羽本纪》里描叙项羽乌江之刎，可谓浓墨重彩，不遗余力。别的不说，这里要提一提那个诡异的乌江亭长，他的身份是确定的，项羽认识他，然而，他究竟是一个何等高人，能预知项羽于慌不择路之际必定逃至此处，而预备下一条小船在此等待，并劝说道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众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”对此太史公已不遑酌量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人物此时此地出现都是必须的，是选择生，是选择死，端由他放出最宏大的声效，一场震古烁今的英雄悲剧于此方骤至最高潮。项羽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魄、破釜沉舟的果敢、四面楚歌的无奈、不肯过江东的决绝，为他赢得人杰鬼雄的英名，至今仍让人难以释怀。因而没有司马迁的《项羽本纪》，可以说，文学长廊里就不存在空前绝后的项羽形象。

沿着碑廊边走边看，我想，古人或升，或贬，总要从山水中找到一种精神寄托，有了这种寄托，王安石才会有“江东弟子今犹在，肯为君王卷土来”的理智沉静，陆游有了这种寄托，才能写出“八尺将军千里骓，拔山扛鼎不妨奇”的豪迈诗句。同样，司马迁用浓墨重彩之笔描叙项羽乌江之刎，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。读过他的《报任安书》的人或都知道，身受奇耻大辱腐刑的他，之所以未能痛快引决，实在是有所不得已，不去做不等于不向往，以极壮烈豪迈之场景，寄极沉痛委曲之思想，可能真是其精髓所在。

走出祠门，裂痕的青石板铺满寂静。时间在这里仿佛还没有彻底苏醒，在似寐非寐之间却维护了一份不事修饰的原汁原味的生活之真。凝望三十一响钟，我想，项羽将失败一剑断却，辉煌止于此；不管结局多么的悲壮，那一剑何尝不是一种豪气！那豪气可以裂天地，撼山河。

悲哉，壮哉！不肯过江东之项羽，如此豪情，如此英雄！

插图 王超

乐享静乐

山清水秀的“生态圈”，欣欣向荣的“生产圈”，怡然自得的“生活圈”，脱贫攻坚促就“和静民乐”的远景，已成了实打实的现实。

□ 张天柱

地处晋西北黄土高原的静乐县，位于汾河上游，三面环山亲吻，汾河碾河握手，一启唇，便是让人迷醉动听的旋律：“国家园林县城”“国家卫生县城”“国家文明城市提名城市”“中国天然氧吧”“中国生态食材示范区”“中国最美旅游目的地”“中国民间艺术(剪纸)之乡”“中国藜麦之乡”……

这一个个“国字”号牌，就像是一个个惊叹号，似乎是在激励自己，更像是宣示世人：谁不说我家乡好！

静乐哪来这样的底气，哪来这样的灵气，更哪来这样的豪气？

“水作琴中听，山疑画里看。”静乐应该有这样的底气：纳天柱之雄宏，汲汾水之膏泽，曾哺育出武师斋、秦肇周、武有功、贺本绪、邢润叶等伟器英华，还哺育出一身硬骨、浩气长存的革命先烈王佑、吕薇萍、张波、吕调元以及我党早期革命家高君宇等诸多俊彦人杰，他们智慧的头颅，铮铮的铁骨，不仅属于静乐这片热土，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。静乐历史厚重，上苍造就了这片丰土吉壤，是抓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洞天福地，静乐初始于旧石器时代，置县于西汉高祖元年，静乐冠名始于隋大业四年。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几千上，在这块历经沧桑、饱经忧患的土地上，有过多少开开合合，聚聚散散，浮浮沉沉，打打杀杀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，日子过得青青黄黄，黑黑白白，冷冷暖暖，悲悲喜喜。巨人的纵横捭阖，先贤的忠诚担当，文人墨客的笔下乾坤，艺术巨擘的万丈才情，有识人士的深谋远虑，革命先驱的英雄壮举，百团大战第一



静地乐土 范亮后供图

枪的绵长硝烟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道绵远流长、熠熠生辉的历史文脉，是一道波澜壮阔、蔚为壮观的绚丽长廊。

“峰开翠欲滴，泉泻势翺飞”。静乐应该有这样的灵气：静乐是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。说她古老，是因为她有了几千年的历史，几千年的历史酷似一轴拉不完的胶卷，实录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悲欢离合，沧桑巨变。说她神奇，是因为大自然赋予了她“汾碾交界处、青天一柱悬”的奇绝的杰作，镰刀一割，收获的是一首诗篇；镰头一挥，亮出的是一曲山曲，随便捡块石头往水中一扔，溅起的便是五光十色的华章。静乐有天柱龙泉、神烟风洞、巾岩漱雨、文峰凌霄、悬钟神韵、显字佛崖、太子灵蛇、摩天弥勒的“新八景”，闻名遐迩，又有汾河和碾河犹如一对双胞胎姐妹，披珠戴玉，从

古老的大山怀抱中走来，一路载歌载舞，用她那甜润的歌喉，唱酥了这里的山山水水。山有水方活，水得山而媚，花草树木、鸟兽虫鱼、烟霞雾岚、风雨雷电，任什么都是自然天成的锦绣华章；在这块土地上的起伏跌宕的山之魂魄，有仪态万方的水之精灵，有神秘幽深的林之原始，有难描难绘的洞之百态，有如诗如梦的河之柔媚，有千变万化的瀑之风流……甚至1000公斤落叶松的种子，也以她特有的芬芳，曾孕育了塞罕坝的百万亩浩浩森林。

“州昔废为邑，邑今兴作州”。静乐更应该有这样的豪气：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，漫游静乐大地，脚步叩节着这一片片土地，如同播响了一通通震天的锣鼓，如同踩响了一排排激昂的琴键，公元2019年，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岁月，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的日子，静乐县作